

嫁接的艺术

尹学芸

我一向觉得，乡间的有些学问，是让人叹为观止的，嫁接就是一项，它不单是技术，也是艺术。去山里走访，总是能见证奇迹。老乡正在山地里给树木嫁接，坝台上是成片的酸枣棵子。在早的印象，酸枣棵子属灌木。许多年前采访天津的第一批知青，有位老大姐说，他们曾在八仙山发现一株酸枣树，有小腿粗——这就推翻了灌木理论，让那些知青高兴了很长时间。许多酸枣棵子是没有那个幸运的，它们大都生长在山崖沟壑，土质贫瘠，又分蘖得快，总是挤挤挨挨。所以它们年复一年，没有明显的变化。但嫁接以后就不同了，我又一次去山里，偶然撞见了那个坝台，挂了一片大枣。左右打量，搞准了这是嫁接的产物。一片大枣红艳艳地撞眼睛，比寻常的枣子要大上一倍。

在城市生活久了，很多物种都难得见到了。比如君迁子——你对这个称呼可能陌生，它还有俗称，叫黑枣树，这就是大树种了。在山里行走，经常能见到一棵大树枝叶光秃，却落满了黑秋秋的果实，在蓝天底下，让人馋涎欲滴。隔年的黑枣生得牢靠，一冬的北风也没能让它们离开枝条。这时候的黑枣，有些干瘪，反而是脱了涩。用手摩挲一下放进嘴里，别是一种香甜气息，远不是那种加工过的果脯能比。山里的老学会告诉你，这是废树，一不留神自己长大了。长

大了，也没人待见，否则那些果子，怎么会常年挂在枝头。若是年轻的时候有人嫁接，它就能长出大柿子——那些磨盘柿，不通过嫁接是长不出模样来的。这样的修成正果，该是所有树木的愿景。嫁接不只是手艺，是艺术，还是学问。可有这样的手艺跟学问，却不是来自课堂，而是山里人祖祖辈辈在生产中探索出来的。

我在登山的路途，曾遇见一个女人搞嫁接。一把剪刀，一捆胶带，脚下堆放着码子。那是一片小梨树，还没有一人高。酸梨太酸，甜梨太甜。酸梨又称安梨，感冒发烧嗓子痛咬一口酸梨，那叫荡气回肠。近两年疫情，安梨就效力了。这个品种好像只京东一带有，说与南方的朋友听，他们都不知为何物。女人的工作，就是把甜梨的码子嫁接到酸梨树上，搞酸甜中和。后来果然吃到了这种梨子，味道不同以往。那些梨树却已经是爷爷辈了，结的梨子居然可以一半酸、一半甜。原来嫁接也可以在老树的树干上，锯下老的枝杈，把码子植入皮下，那老树生出新芽，却你不再是你，它也不再是它。

山植与红果是两个概念。山里的老学会告诉你，地下扔一颗种子，就能长出山植树。可你若不嫁接，就是永远的山植。山植个头小，颜色稍暗，皮薄肉也薄，最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一个字：酸。这样的果子使用的

最好方法是切薄晾干，做成山楂片，沏成茶水据说降压降脂。可里面裹着紧致的几个核，想切成片估计也难。可若嫁接一下，就变成明艳艳的红果，个头大，果肉是面的，口感那就不用说了，吃过的都知道。

嫁接的形式多种多样，有穗接，有腹接，不一而足。核桃树娇贵，嫁接的时候得手疾眼快，否则被风一吹，伤口变成黑的，就再难成活。也有嫁接出毛病的。苹果嫁接出了倭瓜味，李子嫁接出了白薯味，一点都不鲜见。下乡去一户农家，女人嘲笑男人的手艺潮，说好不容易嫁接活了一棵树，果子却还不如过去的好吃。背时玩意儿背时运。女人笑骂，却一点不带情绪。很是有些农家，家里的几棵果树就为了看花吃果，不搞经济往来，所以果子长不长，长多少，都随心随性儿。经常听有人这样说，家里吃的，爱长啥样长啥样。

我对嫁接的成果最满意的是杏子。不嫁接的杏子又叫小火杏，山里人剥出杏核，把果肉全部扔掉，餐桌上杏板儿就是这么来的。嫁接出来的香白杏才是杏子中的极品，麦熟的季节正是杏子下树的时节，干渴的秋收中若能吃到一枚杏子，便觉得最幸福的时刻也不过如此。我对嫁接成果最不满意的

道。我指的，是我接触到的大多数。

我家院子里曾经有一株桃树，那桃子结半枚鸡蛋大小，这就是没有嫁接的缘故。但因为它生在窗前，推开窗子，桃花便探头探脑。那种美艳入梦，梦也是绮丽的。小毛桃开始只有手指肚大，浑身毛茸茸，藏在碧绿色的叶子底下。待长到葡萄大，就忍不住要贪嘴了。那桃核是软的，从里挖出来，在手心搓揉，它便被搓揉熟了，晶莹剔透。这个过程，叫孵小鸡，就像有小鸡在里孕育，给我和小伙伴的童年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。待桃子熟了，母亲总要摘一些分给亲友。很多亲友至今还记得桃子的滋味。但有一样，桃树的寿命只有十年左右，它老了，后继乏力，就生钻心虫了。

榆树和桑树不用嫁接，它们结榆钱、长桑葚，都还是地老天荒的味道。栗子树也无需嫁接，最近这些年，政府倡导规模经营，经常看到山坡上栗树成林，它的滋味也没怎么变。两天前又跑了次山里，见老乡把树墩蒙上塑料薄膜做木本，植入的码子已经发芽了。放眼整个山坡，都是核桃树。便疑心这是要嫁接核桃了？

但也未必。老乡会在园子里种一棵新鲜

的果树，留给自己吃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）

绝句二首

李高中

咏 物

玉竹不怕隐深山，
傲雪梅花志更坚
非是李桃颜色改，
须看春色向阳天

思 乡

腊月长风分外冷，
梦中故里唱秦声
一曲秦韵心初碎，
忙叙乡情泪零铃

（作者系金凤区政协委员）

北塔湖

杨 浣

北塔湖是因为湖中半岛上的北塔而得名。这是一座八角九层十一级的砖塔。它正式的名称叫海宝塔，字面意思是海中的珍宝。但据专家说，它最初的名字是赫连勃勃塔，因为连读的原因变为赫宝塔，宁夏方言把黑读如赫，因此塔名又作黑宝塔。赫连勃勃是中国古代大夏国的皇帝，传说是他修建了这座塔，所以塔的历史距今约有1500年之久。有塔必有寺。海宝塔通高54米，楼阁式样，耸立在红墙碧瓦的海宝塔寺内，极其巍峨壮丽。每当微风拂面，未见其面，先闻其声，因为塔的各角都挂着锈迹斑斑的铃铛。

塔的周围环绕的便是波澜不惊，绿意盎然的北塔湖。从寺到湖由两座彩虹般的拱桥相连：向西的一座较短，坡度较缓，跨在北湖和南湖之间，通往烟火味极浓的康平路，坡下是一处圆形的广场，每个周末都有许多大妈在这里翩翩起舞；向西的一座较长，坡度也高，通往南湖的游乐园。这里是小孩子的天堂。游乐园外围就是车水马龙的上海路。南湖的形状接近于圆圈，外边环绕的是步行道路：南边和西边的是木栈道，东边和北边是沙粒路和青石路。湖水的景象随着春华秋实、日出月落而变换：春风初起如履薄冰，夕阳西下如火如荼；夏秋两季，各种水鸟此起彼翔，游人如织，乐而忘返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，都会有大批香客云集于塔寺之内，五体投地，念念有词，来纪念佛祖诞辰。

古人云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北塔湖有名是因为有北塔，北塔有灵是因为有北塔湖。

（作者系自治区政协委员）

征稿启事

“书香政协”是《华兴时报》面向全区各级政协委员、各级政协机关和政协参加单位干部职工及离退休老同志，搭建的文艺作品学习交流平台。旨在多方位展示政协人的文化风采。本版每周刊发一期，内容以书画、诗歌、散文等文艺作品为主，现面向全区征稿。

一、内容要求：

1. 聚集当下国家政策热点，结合身边事，用随笔或散文的形式，以充满观察与分析的笔调，讲述与当前社会生活特别是与宁夏生活密切关联的现象或故事。
2. 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捕捉宁夏当下的兴奋点，或是你的经历，或是你的观察、体悟。
3. 以小切口关注城市文脉的变迁，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蝶变。
4. 文艺评论，关注当下的热点影视剧或宁夏图书的新力作，评论要富含思想与观点，行文活泼。
5. 书法、绘画作品尽量反映宁夏元素，具有美感，有意味。
6. 所有作品须为本人原创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投稿邮箱：nxhxs@163.com
电话：6033120 6035401

联系人：郝 婧

三、声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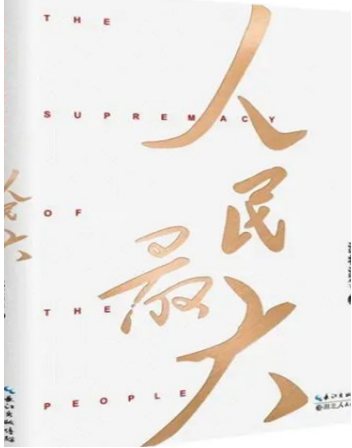
因本版为公益性版面，不向任何投稿人收取版面费用及书画作品。刊登的作品亦不向投稿人支付稿费。

本报编辑部

■ 荐 读



《人民最大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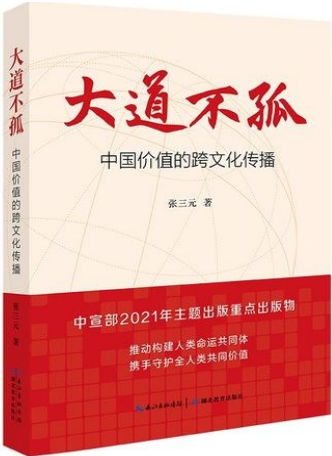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：沈壮海等
出版社：湖北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从“人民至上”“人民最大”这一核心要点切入，重点阐述“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”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”“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”“造福人民是最大政绩”“服务人民是最大的幸福”五部分内容。论证深入浅出、事例鲜活生动、语言精练畅晓，思想性可读性强，是一本不可多得通俗理论读物。



《大道不孤：中国价值的跨文化传播》



作者：张三元
出版社：湖北教育出版社

本书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内在一致性为理论基础，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。对如何“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”，如何构建跨文化的、亲民的“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”，如何建设好跨文化传播渠道、利用好传播新媒介等一系列政府、学界、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颇有建设性的建议。

书画欣赏



▲《小镇》景振兴 作（宁夏美 术家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隆德县政协委员）



►《老来乐》王忠厚 作（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、农工党宁夏书画院特聘书画家）

▼书法 牛尔惠 作（自治区政协委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协会会员、民盟宁夏书画院院长）

